蜀山劍俠傳/2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四回　惆悵古今情 魔火焚身驚鬼魅　纏綿生死孽 花光如海拜仙靈

下一回▶

靈雲和少女一同飛進洞中，見那妖洞前半已被震塌了幾十丈，碎石堆滿，已被隔斷。祇近頂處，似被人用法力穿了一洞，僅容一人蛇行而入。便料有人到過，也許還未出來，立用仙法封禁出口，一同飛入。裏面乃是一座極廣大的山腹石洞，內中祇有一個石榻，一個法壇，上面插着幾面妖旗，邪氣隱隱，此外無甚陳設。榻已中裂，內有一槽深約二尺，大約尺許，作長方形，似是藏書之所。書已不見，裂口旁染有兩滴鮮血，痕跡猶新。槽中還有兩粒丹藥，一支妖針，長纔寸許，彷彿匆忙中不及取走。知道書已被人盜去，總共立談幾句話的時間，也許賊還隱藏洞中，未及逃出。洞口又有禁制，祇要行法查看，便可尋到。爲防暗算，正在戒備着四下觀察，忽見離地數十丈高的洞頂上起了一片裂音，聲甚輕微。靈雲還未覺異，忽聽少女急呼：「姊姊留意！」立有一片祥光飛起，照向二女身上。一句話未說完，轟的一聲大震，整座山頂崩塌下來。少女忙道：「小賊在外暗算，必已盜書逃走，也許能夠追上，我們快走！」說時，手指處又是一片彩雲，擁了二人，由那數十百丈碎石塵沙猛壓中飛身而上。

靈雲因身帶寶鏡，多麼厲害的隱身法俱都能破。此時全山崩塌，敵人必以爲暗算成功，將人壓死，正在上面快心之際，興許想不到當時便能衝出，祇要用這面伏羲鏡破去隱身邪法，任逃多遠也能追上。當即運用飛劍、法寶相助少女，衝蕩開千層石沙，向上飛射。晃眼透出崖頂，用鏡四外一照，哪有人影。少女笑道：「小賊已學妖婦邪法，他知姊姊

法力高強，雖想報仇，好計未必有效，一面暗算，人早逃走。日後我再尋找淩師伯理論，反正難逃公道，暫時由他去吧。適纔忙於取書，無暇多言，仍被小賊捷足先登。小妹名叫花綠綺。姊姊必是峨眉齊真人門下三英二雲之一，今日如非大力相救，幾遭不測。想起法力不濟，強要下山，幸蒙家師憐愛，還賜了兩件防身法寶，初次遇敵，如此狼狽，空自修煉三百餘年。如和姊姊來比，那麼享名百年、號稱無敵的妖婦，一舉手間，形神俱滅，豈不教人愧死？不知尊姓芳名？可能不棄，結一同道之交麼？」

靈雲見她骨秀神清，明豔絕倫，宛如美玉明珠，無限容光，自然流照。性情偏是那麼溫和，語聲又清婉柔麗，如囀笙簧。比起幾個最美的女同門，另具一種丰神。心想：「似此美好嬌柔，我見猶憐，何況楊成志這等心術不端的男子。」又見她依依身側，執手殷勤，笑靨相問，吐氣如蘭，玉手纖纖，春蔥也似，入握溫軟，柔若無骨，由不得越生憐愛，思與親近。隨笑答道：「愚妹便是齊靈雲。今生修道，並無多年，姊姊比我年長得多。許附知交，原所欣慰，這等稱呼卻不敢當。」綠綺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妹從小嬌慣，又蒙師長同門加意憐愛。靈嶠仙府中長幼幾輩，除朝參師祖、傳授道法而外，平時相處多是笑口常開，常葆天和，從無一人疾聲厲色。小妹在同輩中入門最晚，年齡最稚，於是養成這種柔和性情。覺得人若幼小，平日易得師長憐愛，就有錯事，也比起別人易得原諒，所以自來不願居長。姊姊今生入道雖然年淺，休說法力高強，勝我十倍，便按修爲年歲來說，齊伯父九世修爲，姊姊乃他最前生的愛女，先後總算起來，還是我的老前輩呢。不過我愛姊姊，一見投緣，結爲姊妹，要親熱些罷了。」靈雲見她如此天真稚氣，幾番遜謝，堅執不允，祇得罷了。綠綺又道：「姊姊法力比我高得多，以後我便是你小妹，再受人欺，姊姊卻不要置身事外呢。」靈雲道：「愚姊僅仗法寶之力，如論修爲，實差得多，妹子何出此言？萬一有事，休說愚姊，便一班男女同門遇上，也必以全力效勞，怎會袖手？」

綠綺想了想，笑道：「家師說小妹以後多災多難，此次修積外功，衆同門俱都奉命下山，家師本欲以人力避免，令我獨留。小妹平素讓人，修爲之時卻恥落人後，再三求告，方蒙允准，爲此還拜賜了兩件法寶。本心早想結交正教中幾位道友，偏生最後一人下山，初來凡間，人地不熟，一些男女同門均早下山行道，一時無從尋訪。偶然想起白髮龍女崔師叔，近兩年曾往靈嶠宮去了好幾次，對於小妹最是憐愛，曾說異日下山，可去青螺峪尋她。想得她一點照應，尋到一問，淩、崔二位師叔均往休寧島未歸。門人也多下山，祇有兩人留守，一名于建，一名俞允中，人尚老成。問知我來歷，知我尚無住處，留我住在那裏，隨時出外修積。

「小妹生具潔癖，本無適當居處，有此洞府暫居，主人又是師門至交，自然是好。不料第二日，又一門人回來，便是小賊楊成志。小妹久居靈嶠，早忘男女之嫌，何況是主人門下，全未想到別的，反因他對我殷勤，心生感謝。起初除覺他遇事先意承旨，全神在我一人身上，對於于、俞二人卻是冷淡，尤其和于建時常背人爭論，和對我相去天淵。也祇當是這兩人與他平素不和，因我是客，又想求取藍田玉實，因此格外討好，並未覺異。中間我同他出來行善修積，剛覺出他不應那麼親熱，不願再與同行。哪知小賊竟早在我到以前，閒遊嵩山，與他前生祖姑、尸毗老人之妻女魔王阿但含婆在此谷中相遇。

「妖婦雖是魔教中長老，但在前生，與她丈夫原是怨偶，後又背師叛教，身受魔刀分身之刑。因忿丈夫不肯救她，全仗所習邪法纔免斬魂之厄，心中忿恨，戾氣所鍾，相貌奇醜。事也真巧，妖婦剛轉世不久，便得到一部妖書，費了一甲子的苦功，煉就神通。頭一次出山，便尋丈夫作對。尸毗老人先還念在舊情和愛女的分上，不與計較，每次逐走了事。後來仇恨越深，糾纏了數百年，最後一次，纔將她封禁此地絕壑之中。妖婦仍不屈服，立誓報仇。老人說：『你數限當終，至多隻有百日壽命。我雖將你禁閉在此，實是夫妻一場，加以女兒苦求，借此助你脫難，到時自有前生業障尋來，與你合力將我禁法破去。彼時你如在百日之內不離此洞，或是自知悔罪，一出困便來尋我，祇要肯服輸，我便既往不咎，使你免此大劫；否則必遭慘禍。』說罷走去。妖婦由此在洞中潛修，苦煉邪法，費了多年心力，剛把解禁邪法煉成，短一助手，小賊恰巧無心尋來。便在裏面發話，令其相助，竟將禁制破去。

「小賊於是借着行道爲由，前往學煉邪法。因遇見我，起了邪心，已有多日未去，妖婦行法喚他。小賊看出我生了疑心，又知我不久尚須出山一行，奸謀必被家師看破，就勢前往求助。妖婦不知用甚邪法，算出我那玉母環關係甚重，設下陰謀，令小賊埋伏途中，假裝路遇，將我攔住，說是附近山中有一妖人，與鬥不勝，請我相助。我不知那妖人是他新結交的妖黨，預先伏有妖婦邪法幻象，一見化身太多，便把所有法寶全使出來，祇有此環未用，妖人受傷敗逃。他見我法寶神妙，假裝佩服已極，問我還有其他法寶沒有。並說他在附近山中藏有凝碧仙釀和幾樣佳果，請我就在當地同飲。我見那山風景頗好，又聽陳師伯說過峨眉酒好，見他不是以往討厭情景，祇當愧悔，我素性又不願與人難堪，勉強應諾，便把此環取出。小賊接過，便套在手上。我因此寶外人不能使用，隨着心念一動，立可飛回，小賊又在殷勤勸飲，也未在意。等酒方要沾脣，忽然想起地鄰妖窟，小賊酒果如何藏在附近？取酒時又是隱形來去，一晃取來，來去甚快，妖人已走，何須如此？酒色深紅，也與凝碧二字不符。同時聞得酒香濃烈，還未入口，便覺心神微暈，情思不寧。忙定心神，一擡頭，小賊一雙鬼眼正對我看，手持一符已經擡起。越知不妙，

忙用法寶護身，向其責問。小賊情虛，立縱妖光隱形遁走。我忙行法禁制全山，想斷小賊逃路，再行搜索，哪知妖遁神速，並未追上。我氣忿太甚，忘了先收此環，竟被邪法禁隔，連收不回。正在着急，發現小賊所留樹葉妖符，說是有事相煩，令我三日之後來此取寶。

「彼時不知妖婦來歷，因是回山心急，第三日便趕了來，途遇玉清大師，纔知底細。玉清大師又說她在黃河救災，一班同門師兄妹也在黃河兩岸，相助成此善功。妖婦命我三日後去，實是多年禁閉，儘管仇深恨重，因本身劫難，局中人多高法力也算不出，知她丈夫昔年所說必有原因，心中膽怯，意欲捱滿百日之後再出爲惡，並尋丈夫報仇。我今日來此找她，雖有險難，結局無害，並可交一良友。小妹依言趕來，到時發現姊姊在後追趕。因玉清大師行時曾說：『前途無論遇誰，在未與妖婦相見以前，不可相見交言，否則兩誤。』所以不曾回顧請教。後見姊姊是個美貌女子，方在喜歡，人忽隱去。本心還想善罷，妖婦兇橫太甚，終於動手。全仗姊姊免此一難。小妹災劫尚多，以後行道不在一處，萬一有事，如何能夠助我呢？」

靈雲道：「愚姊與兩同門姊妹見紫雲宮中昔年殘毀的精金神鐵甚多，除改鑄飛劍之外，又煉了不少子母傳音針，現由門人祭鍊，愚姊妹閒時也相助同煉。將來煉成，當送妹子數套。如若有事，將此針往地上一擲，心念紫雲宮或別的所在，子針立向母針飛回，不久即可往援。好在妹子回山，往返尚須時日，再下山時，何妨繞道紫雲宮一遊，就便取針，不是好麼？」綠綺大喜道：「妹子久聞紫雲宮乃海宮仙府，靈景無邊，想不到姊姊竟是宮中主人，再好沒有。」靈雲又問知陳、趙二女仙已同下山，祇陳文璣同另兩同門去往北海訪一道友，不在中土。餘下全在黃河兩岸災區行道，趙蕙也在其內。方欲往見，綠綺忽道：「姊姊快看，師姊她們怎會往此山飛來？前面還有好些外人，是何緣故？我們追去看看如何？」靈雲見前面遁光雖非妖邪一流，看去眼生，飛行卻快得出奇，頗似一追一逃神氣。料知有事，又想與趙蕙相見，就便結交幾個道友，立即應諾，一同飛身追去。

前行兩起遁光本極神速，二女發現，已經飛過，再一耽延，雖祇幾句話的工夫，蹤跡已杳。二女各以全力催動遁光，由後急追，並未追上，晃眼便是三四百里。因恐對方不見，一面朝着去路急追，一面留神查看，不覺又飛出了好幾百里。靈雲笑說：「令師姊們飛雲馭空，瞬息千里，不必說了，怎前面諸人飛得也這樣快法？」綠綺道：「小妹在同門中功力最差，否則也不致落後太遠，連影子也看不見。前飛的人，頗似陳師姊常說的冷雲仙子余娟門下，她自峨眉開府受挫，便恨我們師徒，背後並有報復之計，莫要狹路相

逢動起手來，可是師兄姊他們性均溫和，決不會趕盡殺絕，追得這麼急，令人不解。姊姊寶鏡何不取出一照？」靈雲方答：「前面諸人並無敗意，也許雙方訂甚約會，前往比鬥。」說着，將鏡取出，未及照看，猛覺遁光遇阻，似被一種極大潛力吸住，往下墜落，情知下面有人攔阻。綠綺初次經歷，未免情急，欲用仙法抵禦，強行掙脫。靈雲終是持重，心疑攔路的人許是師執尊長，恐有疏失，忙即勸阻，非但不與相抗，反把遁光一按，往下飛降。滿擬此人法力甚高，必是乙、淩、白、朱諸老之一。如是對頭，憑着近來功力法寶，就不能勝，全身而退也非難事。便把先前所用法寶暗中運用準備，若見勢不妙，仍照前策先下手爲強。

靈雲目光到處，瞥見下面乃是大片松林，林外山坡上站着一個白衣少年，素昧平生，從未見過。心方驚疑，人已飛近，發現少年是個丰神挺秀的書生，面帶微笑，態甚溫文，右手拿着一根青竹枝，正朝自己這面微招。他的手剛放下，靈雲忽然想起七矮在南疆與紅髮老祖鬥法以前，所遇前輩散仙，正是這等裝束神情。福至心靈，頓觸靈機，忙把綠綺的手握了一下，示意不令開口。落地便收遁光，躬身上前問道：「仙長可是枯竹老仙麼？」少年微笑點頭道：「你倒有點眼力。」靈雲忙拉綠綺一同跪拜行禮，說道：「這位便是東極大荒山無終嶺枯竹老仙，妹子快快隨我拜見。」少年笑道：「我與令尊神交至好，便赤杖真人，以前也有數面之緣。我向不喜人多禮，一拜已足，可同起來說話。」靈雲曾聽人說過枯竹老人性情，便同綠綺起立。問道：「弟子等適纔飛行尋友，老前輩見召，不知有何仙諭？」

少年笑道：「你和靈嶠諸弟子不久大難將臨，日前被我無意之間偶然發現，算出因果，結局無礙，目前總是討厭。前飛的冷雲門下幾個孽徒，便是起禍根苗之一。靈嶠諸弟子下山，各奉錦囊仙示，雖同被困，暫時還不致有甚險難。你二人中一個防魔法力較差；一個本身定力雖堅，但受前生情侶牽累，微一疏忽，易於兩敗。對方乃魔教中第一人物尸毗老人，近百年來本已改習佛法。祇爲以前舊習太深，既不捨放下屠刀，盡棄前功，去舊從新，作大解脫，又以天性剛烈，尚氣任性。自覺年齡、行輩俱尊，眼前極少有人配做他的師父，雖有一兩位神僧，未遇機緣，恥於登門求拜。而且又想以大阿修羅法參同佛門妙諦，別創禪宗，爲此委決不下。近年推算他的氣運成就，祇有三條路走：一是自甘卑下，以虔心毅力，往求天蒙禪師與雪山智公長老度化，從此皈依，以求佛門正果；一是方纔所說，會合兩家之長，別創禪宗；還有一條，便是自恃魔法神通，煉就不死之身，仍照以前故習，雖不爲惡，卻要重開魔教，廣收門徒，與各正教相抗，一分強弱。因第一條雖是他嚮往多年的明路，無奈佛門雖然號稱廣大，普度衆生，但對他這樣人，卻非有極堅誠的毅力恆心，甘受諸般磨折苦厄，難於入門。而他平生對人，專以喜怒爲

生死，因果甚多。佛菩薩那麼高法力，前生誤傷禽魚走獸，尚受報應，何況是他。此去皈依，必受許多令其難堪的苦難，空有偌大神通，全都無用。更須將一切因果全都償完，才望成就。以他那等法力智慧，仍受無相魔頭暗制，臨機竟起畏難之念，欲行又止，本就舉棋不定。新近小寒山二女往救阮徵，他因事出意外，不曾準備，人被強行救走，丟人現眼。道淺魔高，不知危機將臨，竟因此激發怒火，故態復萌，認定令尊有意使其難堪，定要報復。總算多年修爲，把以前狂妄狠毒的心性改去了些，未爲太甚，用意祇想一報還一報：把峨眉門下近已解脫了的幾個前生情侶強攝了去，禁入天慾宮中，在魔法禁制之下，使其勘破情關，纔行放出。否則中意的收到他的門下；惹惱他的任在宮中放縱情慾，自生自滅，死後元神永做魔宮男女侍者。雖不似別的邪魔將生魂煉成法寶，沉淪苦厄，日受煉魂之慘，並還和他門人一樣享受，但天劫降臨，終歸消滅，昇仙成道更是無望。這第一起，便是你和孫南、金蟬和朱文兩對，不久將全被擒去。固然令尊和天蒙、白眉兩神僧均早算就此事，另有安排，但總覺你四人小小年紀，遇此難關，稍一疏忽，累世修爲全成泡影，實在可憐。但是此老魔法甚高，三千里內對他有甚行動，明如指掌，這兩日正在附近往來。此老又正魔星照命，以善爲惡，倒行逆施之際，不可不防。爲此暗佈旗門，將你二人引來，在我乾靈仙遁之中，他決觀察不到。除對你們事前指點而外，昔年借與令尊的巽風珠雖未取回，此珠我共煉有一十三粒，恰在身邊。除分一粒寶珠與綠綺外，下餘全數賜你，另加靈符一道，六個旗門。照我用法施爲，可免好些苦難。此老性暴，既看中你，決逃不脫。等我說完，仍照原路趕去，定與相遇。見時話須得體，法寶用作防身，不可仗恃威力，與之相抗。否則，他那前生冤孽新死你手，此老情熱，儘管厭恨，猶有故劍之思。祇要不將他觸怒，必當你事出無知，不再計較。否則，新仇舊怨一齊發作，此去便多喫他苦頭了。」說罷，取出六根長纔尺許的青竹枝，一片上繪靈符的竹葉，十三粒寶珠，除分了一粒寶珠與綠綺，其餘全賜與靈雲，並分別傳授用法，便命起身。

靈雲等二女隨即拜別，仍往前途趕去。飛出又數百里，剛剛到達秦嶺上空，遙望前面高峰之後寶氣蒸騰，霞光閃耀。料知雙方正在鬥法，連忙繞向峰後一看，果是靈嶠男女諸仙正與余媧門下鬥法。雙方約有十餘人，除開府時見過的趙蕙、尹松雲，以及對方的毛成、褚玲等有限數人而外，多半並不認識。兩下裏相隔也祇有二三十里，二女慧眼看得逼真，見雙方鬥法正酣，旗鼓相當，兩不相下。因避熟人耳目，借着高峰隱蔽，離地不高。有的更在地上，各用法寶、飛劍相持。正待上前助戰，忽見側面電也似急飛來一道極長大的黃光，祇一閃，便到了衆人頭上，立時往下飛瀉。雙方似知不妙，看出厲害，各用飛劍、法寶防身抵禦。立時精光萬道，霞彩千重，上衝霄漢，勢甚驚人。方料雙方必有惡鬥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晃眼之間，黃光中飛出一片其紅如血的光華，映得天

都紅了半邊，但是神速異常，略現即隱。再看戰場，連人帶寶已無影迹。同時黃光中現出一個身材高大、白髮紅衣、手持白玉拂塵的老人，懸空而立，手指自己這裏，似要發話。二女也已飛近，因先得高明指教，再見這等形勢，知難逃避，不動手又恐露出馬腳，各把飛劍、法寶放出防身，迎上前去。問道：「這位道長，素昧平生，爲何將我幾位道友擒去？」尸毗老人此來，本是滿腹盛氣，想將二女一齊攝走。及見靈雲迎前發話，手托日月輪，好似微微喫了一驚，轉口喝道：「你便是齊靈雲麼？先前所殺老婦，你可知她來歷？」靈雲知他懷恨，便把前情一一告知。並說：「我乃事出仗義，因見妖婦邪法厲害，急於救人，故下殺手，實不知她姓名來歷。我見道長並非與她同流，既問此言，想有瓜葛。似此惡人，難道道長還要爲她報仇麼？」尸毗老人冷笑道：「我雖不值爲她報仇，但你父仗恃法力，與我爲難，心實不服。我知他門下弟子均受玄門真傳，爲此想擒幾個去，試驗他門中人的道力。好好隨我同行，免受苦痛。」靈雲抗聲答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如此狂傲？看你法力、年輩，當非庸流，祇要說出一個來由，使我心服，我姊妹自甘聽命。否則臨死也要拼個高下。」

老人便把阮徵前事一說。靈雲立即改容，躬身答道：「我不知老前輩便是阮師兄的岳父。實不相瞞，上次阮師兄脫困時節，家母因他八十一年期滿，曾命我送還他的法寶。可惜匆匆一見，不曾談到老前輩的威儀，致多冒犯。事出無知，還望原宥。家父與阮師兄分手八十一年，久未見面。前兩年雖曾賜柬，令其將功贖罪，由此閉關，便未過問，怎會有意爲難？至於弟子，先前實是不知。既知老前輩駕臨，休說流螢之火，不敢與皓月爭輝，便以阮師兄而論，也是前輩尊長，如何敢於放肆？何況老前輩此舉，與人無傷，正可借以試驗自己的道力，聞命即行，何勞老前輩動手呢？祇是弟子義妹綠綺，法力淺薄，靈嶠諸仙素無嫌怨，如蒙許其歸去，固所深幸，否則也請另眼相看，感謝不盡。」說時早把防身法寶收去，以示聽命。老人見狀，反倒不好意思，略一遲疑，笑道：「你倒大方，話也得體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無暇長談，決不難爲你們，即使陷身情關，也必成全你這一對。此時箭在弦上，且隨我走吧。」說罷，揚手一片紅光閃過，靈雲立覺四外沉黑，身被攝起，先還能和綠綺談說，過有些時，便不聽迴音。倏地眼前一亮，自己落在神劍峰魔宮外面，綠綺不知何往。所見也與孫南相同，祇引路的是一魔女，見面並未多說，便將靈雲引入天慾宮去。

靈雲因事前有了準備，法力較孫南爲高，一到便悟出玄機。初意還想運用玄功，在內打坐，哪知魔法厲害，非比尋常，道力越高，反應之力更強。休說絲毫念頭都起不得，便是五官所及稍爲索情，一注目間，魔頭立時乘虛而入。由此萬念紛集，幻象無窮，此去彼來，怎麼也擺脫不開。靈雲儘管洞悉此中微妙，仍然窮於應付。最厲害是情關七念剛

剛勉強渡過，欲界六魔又復來攻。此雖無關身受，終是由於一意所生，不論耳目所及，全是魔頭。人未逃出圈外，不能無念；便能返照空明，但是起因由於抵禦危害，即此一念，已落下乘，魔頭必須排遣。雖仗本門傳授，勉強把心神鎮住，一經時刻提防，先生煩惱。魔頭再一環攻，機識微妙，倏忽萬變，全身立受感應。接連兩日，受了不少苦痛。先因魔法厲害，稍爲疏忽，動念之間便爲所傷。惟恐取寶施爲之際中了暗算，孫南幻影又復纏繞不休，未敢造次。後來實在忍受不住，便運用玄功奮力相抗，想要取寶防身，仍是不得機會。後來忽然急中生智，聽其自然，祇把心神守定，任憑孫南撫抱溫存，見若無物，果然好得多。那幻象見她不理，時而哭訴相思之苦：「已歷三生，好容易有此機緣，並不敢妄想魚水之歡，祇求略親玉肌，稍以笑言相向，死且無恨。否則，也請心上人念我情癡，回眸一笑，免我傷心悔恨，於願已足。如何蕭郎陌路，冷冰冰置若罔聞？此舉與你無害，我卻平生願遂，其樂勝於登仙。我愛你多少年，昔日也承溫言撫慰，義厚情深，美人恩重，刻骨銘心。常說他年合籍同修，可以永享仙福，花好月圓，與天同壽。誰知今日落在患難之中，你竟視若路人，連句話都沒有，負心薄情，一至於此。」說着說着，忽然面轉悲忿，情淚滿眶，抱膝跪求，哭將起來。彷彿先前所說肌膚之親，都因玉人薄倖，已不敢再想望，祇求開顏一盼，也自死心。

靈雲此時端的危險異常，祇要心腸稍軟，一盼一笑之間，立陷情網，休想脫身。幸而胸前藏有寶珠，雖未取用，仍具靈效。被困時久，居然發覺孫南兩次幻象。雖還不知此時是真是假，心早拿定主意，想將枯竹老人所賜靈符、法寶取出，將身護住，然後相機應付。心想：「眼前這人就是真的，也爲魔誘，事完儘可向其勸解，必生愧悔。到底不理他爲好，以免得寸進尺，窮於應付。」心念動處，早把旗門、珠、符一同取出，加以施爲。先是一片青霞，飛向腳底，將身托住。跟着又是六股青色冷光隨手而起，電一般急，環身轉了數轉。當時身上如釋重負，連日所受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諸般感覺，一齊消失。同時瞥見孫南忽然不見，祇是一個相貌猙獰的魔鬼影子一閃即滅。再把那兩顆寶珠取出一顆，往上一揚，立有茶杯大小一團青光壓向頭頂命門之上，心智越發空靈。那旗門已長成六根一人高的竹竿，立在四外青光邊緣之上。這纔知道，連最後的孫南也是幻象所化。心想：「他的法力更差，對方手到擒來，理應早到。另一粒寶珠，本是留爲他用，今已被困多時，怎還未見真人？魔法厲害，自身尚受好些苦難，纔得勉強應付，何況於他。」惟恐人早被困，因爲定力不堅，走火入魔，敗了道基，難以挽救。

如在平日，靈雲也還不致如此關切。因爲適纔幻象一來，不由回憶到昔年經過，想起三生情厚，不禁着起急來。自身纔脫難關，又守着枯竹老人之戒，旗門祇能離開一次，非到萬分切要，不可妄動。否則一被主人看破隔斷，休想再回原地。偏生由內望外，一片

沉冥，甚麼也看不見。又經多時，她纔想起用寶鏡照看。鏡光照處，雖能看到一點外景，孫南仍無蹤跡。此舉關係修道人的成敗，聽父母說，孫南將來地仙有望，至少也可成一散仙。一經入魔，前功盡棄。心正代他着急，又盼了半日光景，忽見孫南走來。前面崖石上臥着一個魔鬼影子，孫南一點不知戒備，反要往魔鬼身前走去。先還拿不定是真是幻，試用本門傳聲警告，令其來會。孫南方似警覺，卻不往自己這面走來，縱了兩縱，似想飛起，未得如願，忽又往旁走去。魔鬼又搶在孫南前面出現，雙方伸手，似要擁抱。忽然大悟，知那魔鬼必定幻爲自己形象，孫南誤認爲真。情勢已在危急，心一着急，便往外飛迎上去。一離旗門，纔知本身法力已失靈效，全仗腳底青光飛行逃回。等到裏面，一看孫南神情，與前見幻象大不相同，斷定不差。剛剛救回旗門，對頭已經警覺。二人幸虧運氣還好，稍差須臾，轉瞬之間便被魔法隔斷在外，決無幸理了。

驚魂乍定，互說前情。靈雲又將另一粒寶珠放在孫南頭上，爲他保住心神，坐待難滿出困。以爲有此旗門護身，對頭已無可奈何。經此患難，越發情厚。又都是修爲勤奮、向道心堅的人，心地光明，無話不說。正在各吐心腹，談情言志，互相期勉，忽聽傳音法牌告急信號。未容詳聽，忽又聽尸毗老人喝道：「我見你們心志可嘉，不似別的無知小輩可惡，因此略寬，不曾施爲。如當老怪物的太乙青靈旗門不是你們本身自煉之寶，又有老怪物在遠方主持，不致受我大阿修羅法禁制感應，你們便錯了。不信，你們看別人身受如何？此非幻景。如非我女兒、徒弟再四求情，你們剛纔飛回旗門時，早已入網。賤婢身受，更不止此，祇要往西方一看就知道了。」語聲聽去甚遠。靈雲知道主人好高，法力又強，自己一舉一動，全被看出。雖然關心朱文、金蟬和綠綺等靈嶠諸弟子，聞言且不回看，先朝魔宮躬身遙答道：「弟子等怎敢以防身法寶自滿，不過志切仙業，不甘墮落，耐得一時是一時。舍弟金蟬，師妹朱文，縱有冒犯，事出無知；還有靈嶠弟子人均和善，即或冒犯威嚴，料非得已，所望老前輩念他們修爲不易，勿下辣手。或是送交他們師長處罰，也是一樣。」話未說完，老人應聲笑道：「我不爲他們師長欺人太甚，也無今日之事。這比你們不同，非等他們師長親來搭話，便滿時限，也不輕放。我已格外寬容，最好祇顧自己，休管他人閒事，免招無趣。」靈雲不便再說，想起先前身旁法牌曾發信號，不知是否朱文、金蟬所發，忙用寶鏡照定西方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大喫一驚。

原來前面乃是一片花林，林中有一座丈許方圓的法臺。朱文獨自一人坐在中心，身上穿着一件紫色仙衣，寶光閃閃，不知何處得來，從未見過。由一片紫光將人護住，另外身上套着兩圈金紅光華，似是嵩山二老所用朱環。手中除一面天遁鏡外，和自己一樣，別的法寶似均失效，一件未用。這時滿臺俱是烈火血焰籠罩，更有千萬把金刀、金叉四面攢刺。頭上一朵血蓮花，花瓣向下，發出無限金碧毫光，正在向下猛射。身外血火中，

更有好些魔影環繞出沒。朱文護身寶光竟擋不住魔火金刀的來勢，已被壓迫近身，祇有尺許。最厲害的是頭上那朵血蓮，其大如畝，全臺均被罩住。火焰刀叉合圍夾攻，光芒更是強烈。那面天遁鏡的寶光，也不如往日，光祇丈許，僅能將那血蓮抵住，不令下壓。朱文滿臉俱是愁慘苦痛之容，好似力絀智窮，情勢萬分危險。知道此是外象，局中人身心所受更不知如何苦痛。不由愁急萬分，偏又無法解救。後來還是孫南暗告靈雲：「這裏一言一動，對頭明如指掌，姊姊何不也用傳聲，把我們經歷告知？祇要心神保住，不受魔頭侵害，也可減少好些苦難。」靈雲雖拿不準是否不被對頭聽去，終以朱文是同門至交師妹，金蟬未見，不知到否，心中懸念，立用傳聲告知，令照自己先前經歷一試。並問何時結怨對方，下手如此狠毒？

朱文年來功力雖然大進，因被困以前連用天遁鏡、霹靂子等至寶向敵還攻，加以性情較剛，又不知對方來歷，辭色強做，事前又傷了兩人，致將尸毗老人激怒，所用魔法禁制格外厲害。如非事前也得前輩先人暗助，早無幸理。即使如此，因被擒入伏之時心中氣忿，纔見天光，立即施爲，法寶、飛劍雖然失效，朱環、天遁鏡仍能使用，雖傷了一個魔宮侍女，可是一上來不曾準備，致爲魔頭所乘，心身苦痛，比起靈雲遠勝十倍。總算爲時不久，魔火金刀又是後發。否則此時魔頭所化金蟬幻象正施誘惑，二人幾生情侶，以前兩小無猜，親熱已慣，患難相遇，自更情深，魔頭幻象慣能隨着人意喜怒做作變幻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任是鐵石心腸，也受搖動。朱文又當千災百難之際，忽見意中人身犯奇險，由魔火金刀、千重血焰之中衝入來援，見面便流淚哭喊：「魔法厲害，要死也和姊姊一起。」身上還受了重傷，滿面鮮血，焉能不芳心感動，勾起舊情，加以憐愛？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全是魔頭幻象。剛剛開口想呼蟬弟，因四外受逼，惟恐分神失散，同歸於盡，緩得一緩。就這危機一發之際，忽聽靈雲傳聲警告，令其留意魔頭幻象，猛然驚覺。想起金蟬所配玉虎萬邪不侵，既能飛入，身還受傷，怎未見此非用不可的至寶？祇有一片遁光護身，難道假的不成？連忙運用玄功防禦時，就這念頭微起，心神已受搖動，好容易纔得鎮住。便照靈雲所說，澄神定慮，返照空明，一切視若無睹，果然要好得多。身外魔火、血焰、金刀、血蓮雖仍環攻不已，身上不是奇冷，便是奇熱，痛癢交作，如被芒刺，因爲心神已有主宰，比如又通行了一次左元洞火宅蓮焰，把一切身受視若故常，居然痛苦減輕了些，鏡、環寶光也稍加強。本來準備再待一會兒，不生出別的變化，再向靈雲回話，商談出困之策。心神剛定，靈雲關心兄弟，問她見到金蟬沒有，是否已由天外神山飛返中土。

朱文近半年多是獨身行道，不知七矮小南極開府之事，以爲金蟬人在雲霧山九盤嶺金石峽新闢洞府之中。聞言猛想起適纔受苦太甚，眼看情勢危急，曾用傳音法牌發出信號，

指名求救，金、石二人便在其內。雖祇令他轉求諸長老求援，但他對己情厚，人又好義自恃，定必親身趕來。照靈雲所說，對方本就要他自行投到，難得人在天外神山，相隔數十萬里，中有極光太火之險，魔法難施，避還避不開，如何令其自投羅網？想到此，不由連着急帶後悔。心神一動，魔頭立即乘虛而入。先前的幻象已早隱滅，這次竟化作七矮同來，金蟬頭上玉虎也自出現，各在外面施展法寶、飛劍、佛光，同破魔法。晃眼之間，金蟬同了南海雙童，一晃不見，隨由法臺下面穿地而入，到了身前，正向自己高喊：「姊姊！」滿臉悲忿，熱情流露，挨近身來，溫語慰問，勸用天遁鏡開路，一同衝出，脫身再說。朱文本非上當不可，也是不該遭難。尸毗老人沒有想到，雙方會用心聲傳語；以爲受困的人一舉一動全能察知，不曾留意。不特未加防備，反欲示威賣好，自撤魔障掩蔽，令齊、孫二人去看，以致泄機。等到發現，朱文最重要的難關已過，怎會上套？另一面，靈雲卻在此時瞥見魔影甚多，內外都有，不似自己和孫南所遇祇見一個情景，料知厲害，又在連聲警告說：「魔頭有七個之多，師妹必須留意！」朱文重又警覺。回問靈雲說：「先前曾用法牌求救，眼前所見乃是七矮弟兄，並有小神僧佛光，大姊可看出全是假的？」靈雲忙答：「七矮一個未見，全是魔影。前月遇見采薇大師，還說小神僧在小南極有難，須往救其回山；並且阮師兄爲七矮之長，日內坐鎮神山，便來也不會全來，小神僧怎會在內？」朱文聞言，心方一驚，金蟬已撲上身來，似要摟抱親熱，越發斷定是假，不去理睬。一面強攝心神，一面把連日所遇告知靈雲。因和靈雲傳音回答，必須運用玄功仙法，心神專注，又按本門心法與自己道力，付之無覺，反倒比前好些。魔頭照例纏擾一陣，技無所施，便自退去，變個花樣再來。朱文居然能把話說完，除刀、火、蓮焰仍在環攻不休，與前一樣外，並無他異。由此又悟出了一些玄機與抵禦之法。想起方纔奇險，不禁驚心。靈雲忽說：「眼前魔光一閃，你便不能再見我了，恐被主人看破，又生枝節。」跟着語聲便斷，再問也無回答。料知對頭髮覺，底下必有殺手，脫身無計，沒奈何，祇得運用玄功，專心應付，以待救援。不提。

朱文原是自從移居莽蒼山後，因想內功外行同時並進，與三英二雲一爭短長，平日一點光陰不肯荒廢，功力固是精進，所積善功也真多。這日正在山中修煉，女空空吳文琪忽由外面迴轉，進門便道：「我來問你，你這兩月未出山，可知諸位男女同門的奇遇麼？」朱文問故。文琪說道：「方纔途中遇到楊瑾師叔，說起易靜、癩姑、李英瓊師徒已入居幻波池。其他一班同門，除女殃神鄭八姑賦性恬退，仍和陸蓉波、廉紅藥三人近在鄧尉山中築了一所道觀，比較最次而外，餘人多就各地名山勝景建立洞府。其中最好的，是蟬弟等七矮，小小年紀，不久就要開府天外神山，在光明境建立仙府。聽說景物靈奇，與紫雲宮先後輝映，各擅勝場。阮徵師兄也要前往與之會合。那地方孤懸天中，附於宙極之外。到處玉樹瓊林，琪花瑤草，仙山樓閣，不下千百。海中碧水千尋，奇魚萬種。

最難得的是通體地如晶玉，不見纖塵，終古光明如晝，永無黑夜。不特本門仙府多一靈境，也是從古未有之奇，爲神仙傳籍中添一佳話。你道喜是不喜？」

朱文人最愛羣，尤其金蟬至交密友，情分深厚，聞言自是驚喜。又聽說衆同門多半收了徒弟，心想：「自己與吳文琪，一個謹慎，惟恐多事；一個眼界太高，無暇及此，至今連個守山門人都沒有，以致二人難得同出。近年洞中設下丹爐，更須有人坐鎮，更番行道，都是孤身。」因吳文琪語焉不詳，意欲尋人打聽金蟬，到底何時纔得成功？所受四十九日險難，此時是否渡過？就便物色一兩個門人：真要美質難得，便和英瓊、寒萼二人一樣，收個把奇禽猛獸，或是猩猿之類，用來守洞也好。心念一動，便和文琪說好，獨自出山。本意玉清大師與鄭八姑見多識廣，所知最多，交情又厚，一個並是同門師姊，當可問知底細，便往成都辟邪村飛去。朱文行至中途，遙望前面飛來一道遁光，看出是本門中人。迎上前去一看，正是黑鳳凰申若蘭。二人也是久別，見面喜慰，一同覓地降下，互詢來意。若蘭說是近年遇一惹厭之事。先是對方兩人到處追蹤，糾纏不捨。中有一人，並還約有同黨將自己困住。又不願用法牌求助，正在爲難，忽被另一個趕來解圍，由此居功，越發討厭。因他曾有解圍之德，不願傷他，偏是糾纏不捨。又說：「起初和靈雲大姊與姊姊定交時，本欲追隨，永不離開，便爲了這兩個冤孽。偏生師父另有使命，不令與齊大姊一起，有心請求，又不敢冒昧請求。如與齊大姊一起，同住紫雲宮，哪有此事？昨日去尋玉清大師求教，人已他出，連門人都不在。轉往峨眉解脫坡，訪看寶相夫人，請她代我占算未來之事。她也沒有深說，祇令我照她所說途向飛行，不久便有遇合。剛飛出不遠，便遇姊姊，不知能助我一臂麼？」雙方本來交厚，朱文知她性情溫柔，所結同伴何玫、崔綺，都是性剛喜事的人，法力還不如她。雖然同門情分，都是一樣，終不如自己和靈雲姊弟屢共患難的交情，遇事也無力相助。看她獨自出來求人和所說口氣，必有難言之隱，便問何事。若蘭頰暈紅潮，祇不肯說。朱文再三盤問，纔吞吞吐吐說了個大概。

原來那兩人一名李厚，一名丁汝林，與若蘭是師兄妹，前生同在一散仙門下，二人均對若蘭苦戀。若蘭雖然志大心高，不願嫁人，無奈生性柔和，不肯與人難堪，祇是設法躲避。丁、李二人見對方從未以疾聲厲色堅拒，俱認爲事情有望，互相用盡心機追逐不捨，結局誰也不曾如願。若蘭在師父坐化以後，爲了躲避二人，遠走滇、緬交界深山之中。本欲覓地清修，不料又遇魔教門人屠沙，一見傾心，和丁、李二人一樣情癡，逼得若蘭逃回舊居。屠沙自是不捨，跟蹤追來。丁、李二人一同合力，將屠沙用計殺死。本身也爲魔法所傷，一同喪命。事前各對若蘭哭訴相思，說是來生無論如何，也要結爲夫妻，爲此形神消滅，也非所計。不久屠沙同門得信尋來，若蘭爲魔火環攻之下，自行兵解，

轉世投到紅花姥姥門下。師父兵解前，曾示仙機，說這三人均是夙孽，糾纏已好幾世。屠沙應爲若蘭而死，丁汝林也還無妨，李厚卻是她命中魔障，必須善處。如非累世修積，兩在旁門，均以心性仁厚，不曾爲惡，反多善行，因此仙緣遇合，借着齊、朱三人來取烏風草的機緣，投到峨眉門下，得有玄門上乘心法，簡直不能倖免。

若蘭每一想起，便自發愁，幾次想和衆人提說，羞於出口。不料剛下山不久，便與丁、李二人先後相遇，已經糾纏了兩年多。若蘭既恐誤己修爲，又以李厚熱戀已歷四世，雖是左道中人，不忍加以殺害。而丁汝林邪法甚高，又非其敵，新近約了好些妖黨圍困自己，意欲行強。又是李厚由旁處得信，約人趕往解圍，並用邪法異寶，甘犯衆怒，冷不防將丁汝林殺死，代自己除了一個大害，本身也爲此受傷，斷去一手。由此起，一味軟磨，也不動手，祇是到處追尋，一見面便跪哭求告。近因自己堅決拒絕，忽變初衷，去向前師紅花姥姥的老友、左道中妖人司空湛求助。妖道因知峨眉勢盛，表面不應，卻將寵姬愛徒忉利仙子方玉柔所煉諸天攝形鏡轉借與李，說是若被此鏡一照，人便昏迷，聽其擺佈。若蘭並不知道，所幸下山時節，妙一夫人賜了三件法寶，內中一件便是幻波池聖姑留賜的天寧珠，此寶專破這類邪法，立將妖鏡震破。當時因見李厚取出妖鏡一照，心神便自搖動，不由膽小情急，把所有法寶、飛劍全施出來，威力太大，李厚竟遭波及，身受重傷。他非但毫無怨恨，反說自己實是該死。此時失卻妖婦至寶，必不肯容。念在幾世相思，身已殘廢，不再求愛，祇求稍加辭色，將他殺死，以免妖婦師徒尋來翻臉，受那煉魂之慘。並且死在心上人手上，也所甘心。

若蘭想起對方除癡心熱愛之外，從未使自己難堪，這次雖用邪法暗算，也是有激而發。及見自己發現中邪，向其怒罵，立即賠罪。正想收去妖鏡，自己身藏法寶已隨心運用，發出威力。他當時逃避並非不能，因見自己生氣，心中惶恐，祇顧賠話，忘了逃退，始受重傷。似此情形，如何還忍親手殺他？勸又不聽，一味求死，詞意悽苦，說甚麼也不肯離去。傷也真重，難於飛行。跟着，吳、崔二女回山，問知前事，也覺對方可憐。迫於無奈，祇得給他服了兩顆靈丹，移往洞後石窟之中養息。石窟甚爲黑暗狹小，又當山陰，終年不見陽光，他卻認作天堂樂土，喜幸非常。常說：「此後別無他求，祇望常住在此，早晚能得一見顏色，於願已足。」若蘭起初也頗憐他，日子一久，漸漸覺出對方並未死心，日夜守伺求見，已是厭煩。洞外風景甚好，偶出閒眺，或與同伴閒遊，他必緊隨身側，不肯離開。若蘭平素不願與人難堪，氣在心裏，說不出來。對方深知若蘭性情，一見快要發作，向其責問，便即遠避，等若蘭氣消再來。除在身側癡望外，又說不出別的過處，越發難於翻臉。祇好賭氣，不是洞中修煉，便是遠出行道，懶得回去。李厚倒也守信，又恐妖人尋仇，並不似前如影隨形。即此若蘭已覺是未來一個大累。

新近妖人師徒見借寶久未歸還，妖婦行法一收，纔知已毀。又查知李厚已立誓改邪歸正，永不再與妖人爲伍，甘心守定若蘭，永爲臣僕之事。妖婦水性楊花，早想勾引李厚，因爲對方情有獨鍾，不爲所動，當着妖師，勉強借他寶鏡，心實不願。及見這等情形，以爲自己秋姿奇豔，誰都一見傾心，色授魂與，李厚獨不受其誘惑，認爲奇恥大辱。又因法寶毀在若蘭手內，越發大怒，當時便要尋來，把二人置於死地。無奈妖師因與神駝乙休結怨，喫了大虧，僅以身免，惟恐又生枝節。說：「李厚失寶，非出本心，不敢見你，也是常情。他與對方几生熱愛，乘機近身，也難責怪。我法寶尚未煉成，此時不宜多事。」嚴詞禁阻。妖婦本有好些面首，均是有力妖邪，自己不敢違背師命，氣又不出，便在暗中指使妖黨去向二人尋仇。若蘭已經遇上過一次，雖仗師傳法寶佔了上風，但是仇恨越深，必要捲土重來。李厚便說：「我一人在山，早晚必遭毒手，死並不怕，但不願死在別人手內。」力求若蘭將他殺死，了他癡願。還說如蒙見憐，帶他出入，絕不敢稍有違忤，或想就勢親近。祇是隨侍身側，可以常見玉容，一旦遇事，也可多個幫手。妖邪行徑來歷，均所深知，有他在側，便可先作防備，要免好些意外。若蘭見他詞意懇切，雖未答應，也頗感動，當時未置可否。心想：「這人癡得可憐。雖然出身左道，近已立誓改悔，可惜正教中無人援引。」意欲尋到齊、朱等至交姊妹，說明心事，由靈雲出面，接引到本門師兄門下，借以保全，免爲妖人所害。自己素來面嫩，又覺難於出口。想起玉清大師法力高深，無須明言，便可代爲做主。方始變計，前往求教，不料忽與朱文路遇。

朱文問知前情，暗忖：「若蘭溫柔心軟，昔日玉清大師背後說她將來尚有情孽，能否擺脫，尚不可知。彼時見她端靜，向道最切，還當不至於如此。誰知下山不久，便遇此事。難怪靈雲想將她帶往紫雲宮同修，兩向師長求說，俱都未允。她說那人，不知根骨心性如何？祇要不是真正惡人，七矮現在開府小南極，那麼大一片仙山靈境，自必須人管理。七矮下山不久，無甚門人，金蟬又是莫逆之交，如爲接引，斷無不允之理。」朱文便將自己的想法和若蘭說了。若蘭聞言大喜，立約朱文同往查看。途中力言：「妹子實因志切修爲，對他從無情愫，故覺糾纏討厭。平心而論，前生同在旁門，丁汝林有時還不免於爲惡，李厚卻因情太專，敬愛自己，奉若神明，休說害人，不論甚事，妹子祇稍不以爲然，立即作罷，並還永不再犯。轉世之後，多年不見，以前行爲雖還不敢斷定，但他仍是當年心性。因其所交多是左道中人，過失或者不免，料非本心。何況近又立誓追隨，決計棄邪歸正，永不再與妖邪來往。他曾對妹子哭訴：『以前誤入歧途，此時雖知自拔，自信平生也無大過，無如始基已誤，手又殘廢，峨眉取材甚嚴，似此菲質，決難收錄。蘭妹又不能以本門心法私相授受。我雖歸正有心，但向道無門，祇想永隨蘭妹做一守洞

奴僕，以待劫運來臨。我已洗心革面，又不出山，除妖道師徒懷恨可慮而外，正教中人決不再加誅戮。有此三數百年光陰常見蘭妹的面，到時形消神滅，也是值得。何況期前兵解，還可轉世，彼時定當化身女子，求蘭妹度在門下，收爲徒弟。由此天長地久，永不分離，豈不更好麼？』妹子氣他不過，便問他道：『你既想轉女身，早日兵解，不是一樣，何必纏我做甚？』他說：『前師所賜法寶，內有一件能查知三年以內禍福，我兩次遇難，俱有警兆，並非不知。一次爲與妹子解圍，明知故犯，斷去一手。一次因見妹子中邪生氣，心中惶急，更沒料到法寶威力那等神速，雖受重傷，但是因此常見玉顏，無異轉禍爲福，引爲深幸。我因看出蘭妹不久當有一難，想同出入，實由於此。屢請不允，可知對我厭惡太深，死後定必棄我如遺，轉世不論爲男爲女，要想蘭妹度我，決無此事。我又不肯違背蘭妹心意，再投左道旁門。豈非白用心機，徒受苦難？轉不如守侍些年，萬一能以至誠感動，稍加憐憫，固是萬幸；否則，有此三數百年眼皮上的供養，也足夠我消受了。再不，死在蘭妹手內，我也心甘。』妹子雖然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現在回憶此人，實是忠厚。世上美女甚多，左道中妖婦淫娃中也不少佳麗，以他法力容貌，一拍即合，並非難事。一班同門和平輩道友中，休說仙都二女、姊姊和英雲姊妹那樣珠光玉貌，令人一見便要眼花的，我比不上，便是秦家姊妹與向芳淑、陸蓉波、李文衍、廉紅藥、淩雲鳳諸姊妹，哪一個不是麗質天生、容光照人，比我勝強得多？平時往往自慚形穢，偏生遇到這麼一個冤孽，前生多年同門，殺他於心不忍。姊姊如不想法代我去此一害，將來萬一受他牽累，如何是好？」

朱文見她辭色幽怨，料知芳心早被對方感動，如不乘此時機預爲分解，將來定和寒萼一樣，延誤仙業。若蘭也深知利害，所以如此愁急。朱文慨然說道：「你我知交，患難姊妹。你爲人又好，同門姊妹個個情意相投。休說片面相思，心有主宰，即使夙孽糾纏，我和英雲姊妹，定無坐視，放心好了。」若蘭心中感謝，未及開口，忽聽左側有人說道：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還要代人撐腰呢！」這時二人正由仙霞嶺上飛過，因是俱都愛花，經過之處乃是一條極廣大的山谷，谷中繁花盛開，蝶鶯亂飛，好鳥和鳴，景甚清麗，因想事情不忙，便把遁光降低，一路說笑，並肩徐飛，順便觀賞過去。朱文一聽有人接口，語意似爲自己而發，聲如嬰兒，忙拉若蘭，按住遁光細一觀察。見當地山谷長祇半里多路，一頭通向口外亂山之中，一頭是片雲霧佈滿的無底深壑，兩邊山崖高矗入雲，從上到下，被千百種各色繁花布滿，霞蔚雲蒸，宛如錦繡。先在空中遙望，便因花開繁盛，向所罕見，方始下降，祇顧談笑，也未留意。及至聞聲查看，方覺有異尋常：二人均想起常在當地上空飛行往來，從未見過這條山谷。再看那聲來處，乃是近頂一個大隻方丈的崖凹。這一座山崖，本較傾斜，祇當地縮進去這一塊平地。上面繁花布滿，層層堆積，地作圓形。花又純白，其大如碗，形似蓮花，開得極盛，從未見過。四外的

花多是五色繽紛，獨此一圈白花宛如錦繡堆中涌起一團銀玉，花光燦爛，清香襲人，看去繁豔已極。四圍更生着四五株玉蘭花樹，繁枝亂髮，上面花都開滿，亭亭若蓋，恰將那片地方罩住。

二女正尋視間，忽又聽先發話人笑道：「我在這裏，怎地還未看見？」二女定睛一看，原來靠崖樹下花堆上面，坐着一個白衣幼女，看年紀不過五六歲，正朝自己指點說笑。這幼女身材矮小，形若童嬰，盤膝坐在其上。四圍萬花圍繞，上面又是一片繁花交織的華蓋緊壓其上，離頭祇二三尺。人又生得玉雪也似，所穿白衣非紗非紈，好似一簇銀色輕雲籠在身上。下面一雙又白又嫩的腳埋在花堆裏面，微露纖指。除頭上披拂兩肩的秀髮烏光滑亮而外，連人帶衣服俱與花光同一顏色，人又生得那麼瘦小，所以起先沒有發現。這一照面，覺出對方是一個幼童，獨身坐在這危崖近頂，萬花叢中，相貌雖然清麗入骨，神態卻甚莊嚴，直是天仙中人。猛想起極樂真人李靜虛，也是這等幼童神氣，料是成道人的元嬰。不敢怠慢，忙即躬身請問道：「道長有何賜教？法號、行輩還望見示。」幼女微笑道：「我的姓名，此時未便明言。但我在此隱居數百年，輕易不與人相見。此谷也經我行法封禁，無人能來。祇爲前月有一昔年故交來此相托，說你二人不久大難臨身，他又有事，暫時難於往援，爲此留下一封錦囊，內有兩件法寶，請我轉交。本不想管此閒事，因在當年曾與這位道友約定，將來有事，必定相助，不便失言。照我向例，凡能見到我的人，便算有緣，多少必有所贈。何況你們中，又有一人前生是我舊交，當此危急存亡之際，更應稍盡心力。不過我不久便要成道，實厭魔擾。雖然事前還要出山一次，素喜清靜，目前最好無事。爲此移動禁制，將你二人引來，除代交錦囊外，另贈天孫錦仙衣一件與朱文，可供防身之用，此時便須貼身穿上。此寶專禦魔火，寶光經我隱去，禦敵始生妙用。還有兩粒靈丹贈與若蘭，留備未來之用，任多厲害的邪法，祇要把人保住，立可起死回生。錦囊也在此時取看。一離此谷，不可再提此事和我的蹤跡，否則，我不過多點煩擾，你們卻有大害。」

說罷，由身側花下取出大僅數寸見方一疊輕紗。朱文以爲還要脫衣更換，方和若蘭拜謝，少女手一揚，一片紫色光華迎頭罩下，頓覺身上輕快，舒適非常。幼女隨將錦囊交與朱文，令其開看。再將兩顆靈丹贈與若蘭。笑道：「你二人根骨深厚，必有成就，前途珍重。」說完，眼前銀霞微閃，一陣香風過處，人已不見。二女知是一位前輩女仙，連忙下拜。打開錦囊一看，不禁大喫一驚。